

下午匆匆告别那帮编剧朋友,从北京飞抵上海,已是晚上十点。住进酒店,接上无线网络,打开手机微信,正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着,忽然就被手机里伸出的手迎面猛击,刹时惊愣了,一时几

乎站立不住。怎么可能!

中国老一辈表演艺术家仲星火老师于12月25日中午11点52分,在上海黄浦中心医院因病去世,享年90岁。

本来,还想着在第二天上海影城举行的首映式上跟他再度相逢。一周年前的这一天,也是在上海影城这个剧的开机仪式上跟他相逢的,当时握手甚欢,还与他夫妇合了影,他坐得矮,我坐得高,没大没小。

一年前的他,已是八十九岁高龄,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个戏的演出。虽说是配角,所谓“名人纪念馆的一位义务讲解员”,但他表演认真,演技纯熟,是没

得说的。作为编剧,我自然不会在片场,但后来听导演吴天戈告诉我,说是仲老爷子那一大段台词说得麻利极了,表情也到位,一气呵成,根本不需要“再来一条”,甚至这个镜头拍完后,在场的演

惊愣了,一时几乎站立不住。

怎么可能!

中国老一辈表演艺术家仲星火老师于12月25日中午11点52分,在上海黄浦中心医院因病去世,享年90岁。

本来,还想着在第二天上海影城举行的首映式上跟他再度相逢。一周年前的这一天,也是在上海影城这个剧的开机仪式上跟他相逢的,当时握手甚欢,还与他夫妇合了影,他坐得矮,我坐得高,没大没小。

一年前的他,已是八十九岁高龄,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个戏的演出。虽说是配角,所谓“名人纪念馆的一位义务讲解员”,但他表演认真,演技纯熟,是没

得说的。作为编剧,我自然不会在片场,但后来听导演吴天戈告诉我,说是仲老爷子那一大段台词说得麻利极了,表情也到位,一气呵成,根本不需要“再来一条”,甚至这个镜头拍完后,在场的演

惊愣了,一时几乎站立不住。

怎么可能!

中国老一辈表演艺术家仲星火老师于12月25日中午11点52分,在上海黄浦中心医院因病去世,享年90岁。

本来,还想着在第二天上海影城举行的首映式上跟他再度相逢。一周年前的这一天,也是在上海影城这个剧的开机仪式上跟他相逢的,当时握手甚欢,还与他夫妇合了影,他坐得矮,我坐得高,没大没小。

一年前的他,已是八十九岁高龄,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个戏的演出。虽说是配角,所谓“名人纪念馆的一位义务讲解员”,但他表演认真,演技纯熟,是没

得说的。作为编剧,我自然不会在片场,但后来听导演吴天戈告诉我,说是仲老爷子那一大段台词说得麻利极了,表情也到位,一气呵成,根本不需要“再来一条”,甚至这个镜头拍完后,在场的演

惊愣了,一时几乎站立不住。

怎么可能!

中国老一辈表演艺术家仲星火老师于12月25日中午11点52分,在上海黄浦中心医院因病去世,享年90岁。

本来,还想着在第二天上海影城举行的首映式上跟他再度相逢。一周年前的这一天,也是在上海影城这个剧的开机仪式上跟他相逢的,当时握手甚欢,还与他夫妇合了影,他坐得矮,我坐得高,没大没小。

一年前的他,已是八十九岁高龄,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个戏的演出。虽说是配角,所谓“名人纪念馆的一位义务讲解员”,但他表演认真,演技纯熟,是没

得说的。作为编剧,我自然不会在片场,但后来听导演吴天戈告诉我,说是仲老爷子那一大段台词说得麻利极了,表情也到位,一气呵成,根本不需要“再来一条”,甚至这个镜头拍完后,在场的演

惊愣了,一时几乎站立不住。

他这一生,一气呵成

黄亚洲

职员们都情不自禁为他鼓起掌来。

了不得,毕竟八十九岁的人了啊!

仲星火是认真对待每一寸艺术的。这份认真,从一年前他在开机仪式上说的“三句话”中就充分地显露了出来。关于他那次著名的“三句话”,我曾写过一篇短短的随笔,题目就叫《仲星火的三句话》。短文曾在光明日报发表,后来在上海一位领导的推荐下,新民晚报也作了刊登,有些文摘报刊也在日后转载了。

那天的开机仪式上,说起自己八十九岁参演,中讲得最短的,在我听来也是最精彩最到位的,这与他八十九岁高龄的年纪很般配。

他是把生死看淡的人。但是总有一些事情,这个艺术家放不下。

这里说的,就是整整一年前的事了,那天也是

约 差点失恋 却是一身的正能量,也看过他的《李双双》,那时候就想,他怎么能把那个“先结婚后恋爱”的那个双双丈夫喜旺演得这么质朴善良?至于那部得了电影金鸡奖的《巴山夜雨》,他又化身为一个警察,不姓马而是姓王了,但依旧心地善良,行事磊落,而相逢《南征北战》中的机枪手刘永贵与《铁道游击队》中的队员彭亮,我们始终能感觉到仲星火的一颗赤胆忠心,为什么一个小配角总是能给我们这么多的精神能量?

仲星火的银幕形象是一以贯之的,他做人也是这样一以贯之,他走进银幕与走出银幕都是这样的身板笔挺脚步铮铮。在我的感觉里,他的做人就是如此一气呵成,扎实而饱满。

人的一生实在是短暂的,白马过隙,哪怕活到九十岁;但整整九十个寒暑,要秉持一种品性,呈现出一种大体一致的和谐色彩,也是很不容易的。这样的人,在文艺圈子里,说少,可能不是凤毛麟角,但说多,我看在也不多。不要说这话是打击一大片。

而他,却在我写的一部电影作品里结束了自己的艺术人生之梦,这在我是绝对没有想到的。难道这能算是“荣幸”?

好在,据说这部电影上个月获第十届中美电影节“年度最佳历史题材电影奖”,也算是对仲老的一个安慰吧?

晚上一直发痴,不得安睡,便打开电脑,匆匆写下这篇文章。我想,仲老走了,但毕竟还没有走得太远,我在这里大声念出这些文字,他可能还隐隐约约听得到吧?还可能,听出文章中的含泪的嗓音吧?
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甲午感事二章

吴家龙

甲午吟怀
甲午恩殇百廿年,凌夷民族众担肩。

仁人觉醒谋韬略,志士昂扬救国患。

板荡忠诚身以舍,无边风雨意尤坚。

八荒新貌崇寰宇,岂忍东南肇祸渊。

打虎拍蝇
薪火相传当代英,新人新政引航灯。

四风铜鉴心胸坦,八项力行操守膺。

奋起千钧除老虎,欣看群举拍苍蝇。

亿民敌汽驱贪蠹,两袖清风任准绳。

12月26日。如今,电影拍完了,也是12月26日,就是这部名为《毛泽东在上海1924》的电影的首映式了。依我的估计,仲老先生是必得来的,还是那么红光满面,那么谦逊和善,估计还得被主持人请上台说几句,还得乐呵呵地表一个态,不知又会说哪“三句话”,我一直这么估计的。

谁知事情竟然这样突然。

我小时候就看过他的《今天我休息》,在那部电影里他的名字叫马天民,一个又好气又好笑的警察,为了做好事而一再失

约 差点失恋 却是一身的正能量,也看过他的《李双双》,那时候就想,他怎么能把那个“先结婚后恋爱”的那个双双丈夫喜旺演得这么质朴善良?至于那部得了电影金鸡奖的《巴山夜雨》,他又化身为一个警察,不姓马而是姓王了,但依旧心地善良,行事磊落,而相逢《南征北战》中的机枪手刘永贵与《铁道游击队》中的队员彭亮,我们始终能感觉到仲星火的一颗赤胆忠心,为什么一个小配角总是能给我们这么多的精神能量?

仲星火的银幕形象是一以贯之的,他做人也是这样一以贯之,他走进银幕与走出银幕都是这样的身板笔挺脚步铮铮。在我的感觉里,他的做人就是如此一气呵成,扎实而饱满。

人的一生实在是短暂的,白马过隙,哪怕活到九十岁;但整整九十个寒暑,要秉持一种品性,呈现出一种大体一致的和谐色彩,也是很不容易的。这样的人,在文艺圈子里,说少,可能不是凤毛麟角,但说多,我看在也不多。不要说这话是打击一大片。

而他,却在我写的一部电影作品里结束了自己的艺术人生之梦,这在我是绝对没有想到的。难道这能算是“荣幸”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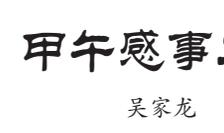
好在,据说这部电影上个月获第十届中美电影节“年度最佳历史题材电影奖”,也算是对仲老的一个安慰吧?

晚上一直发痴,不得安睡,便打开电脑,匆匆写下这篇文章。我想,仲老走了,但毕竟还没有走得太远,我在这里大声念出这些文字,他可能还隐隐约约听得到吧?还可能,听出文章中的含泪的嗓音吧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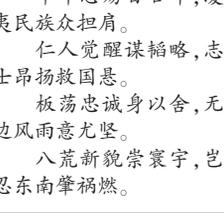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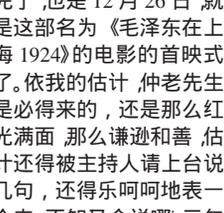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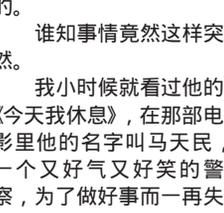
洗洗就睡 (中国画) 老树



洗洗就睡 (中国画) 老树



洗洗就睡 (中国画) 老树



洗洗就睡 (中国画) 老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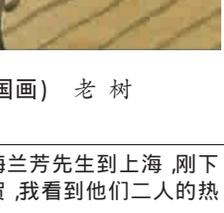
洗洗就睡 (中国画) 老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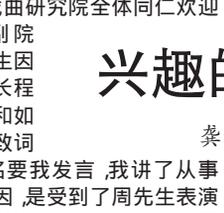
洗洗就睡 (中国画) 老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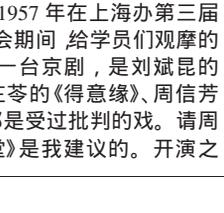
洗洗就睡 (中国画) 老树



洗洗就睡 (中国画) 老树



洗洗就睡 (中国画) 老树



洗洗就睡 (中国画) 老树

兴趣的力量

龚和德

正在开会时,梅兰芳先生到上海,刚下火车,赶来祝贺,我看到他们二人的热情拥抱。

第二次是1955年,在北京颐和园听鹂馆,中国戏曲研究院全体同仁欢迎周先生就任副院长。院长梅先生因事未到,副院长程砚秋、张庚、罗和如都在座。领导致词后,罗院长点名要我发言,我讲了从事戏曲工作的起因,是受到了周先生表演和郭沫若历史剧的感动。“文革”中有同事还就这次发言给我贴了大字报。

第三次是1957年在上海办第三届戏曲演员讲习会期间,给学员们观摩的演出计划中有一台京剧,是刘斌昆的《祥梅寺》、董芷苓的《得意缘》、周信芳的《斩经堂》,都是受过批判的戏。请周先生演《斩经堂》是我建议的。开演之
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前,张庚先生带我到后台看望周先生,向他道谢。周先生还应邀到讲习会上讲课,派我接待。他到得很早,坐在教室里问我从事哪门专业,我说是舞台美术。他要我研究一下胖袄。他说:“京剧很讲究塑形。胖袄虽穿在戏衣里面,对塑造舞台形象很起作用。”本来约好要去拜访他的,因“反右”运动开始,这个班提前结束,就匆匆返京了。第四次1964年在北京火车站。周先生是应周恩来总理提议担任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顾问。会演结束时,康生在大会上点火药味十足的讲话,给文艺界罩上乌云。我奉张庚先生之命送周先生,才知道那时他双眼的白内障已相当严重,上车时还扶了他一把,想起他在舞台上生龙活虎般的表演,不免伤感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,我是从

妻子在一个被我疏忽已久的书架里挑出一本红黄色精装封面的书,问我:“还记得这本书吗?”其实我早忘了。书名是“Wushu! The Chinese Way to Family Health & Fitness”。这是我第一本中译英的书,出版社是美国著名的Simon and Schuster。看到这本30余年前出的书,我不禁想到去世已多年的知友弗兰克·泰勒。

上世纪70年代正是当时美国所谓“中国热”的时代。尼克松总统访华后,美国社会对多年神秘自守的中国十分好奇,甚至李小龙在香港拍摄的功夫影片也在美国吃香。出版家兼电影制片人泰勒看到我于1979年3月在《纽约时报》专栏发表的一篇离国31年后初次回国探亲的印象记,与我取得联系,说他也曾于二次大战后在上海逗留过。我们见面后,他说正在与一英国出版商联系,想与美国出版商联合出版一本介绍中国武术的书,并请英国芭蕾舞星玛哥·芳妮(Margot Fonteyn)作序。他已采集材料,要我翻译。我经不起他的重金诱惑,就同意翻译那本并非文学性的书。

我的一篇“天下真小”的文章就是那时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(后来当作三联书店新书代序),记述朋友之间的巧遇。在泰勒纽约另一个宴会中,我遇见了《纽约时报》记者沙列文与他的夫人玛丽,恰好他们准备去上海采访,询问他们曾于战后相识的老友冯亦代。当时,另一客人是《西行漫记》作者斯诺夫人洛伊斯·惠勒。她刚出版了《我热爱中国》,译者是黄乐山。就这样我们共同呼出一声“天下真小!”除了洛伊斯之外,我当时的朋友们都已去世,我自己亦已90高龄。

泰勒乃是我的知友,我们此后经常相聚(他如我一样地爱上中国餐馆),谈论大战胜利后的上海,以及他与宋庆龄的友情。他知道宋庆龄喜爱一种特殊的美国饼干,常常请我托人带去。他对40年代上海的思念,也和我一样。我是一个影迷,某次在他寓所见到一张他与影星玛莲玲·梦露和克拉克·盖博在摄影场的合影,惊喜不已,不想他竟是盖博与梦露联合主演的《THE MISFITS》的制片人。编剧是梦露当时丈夫亚瑟·米勒。导演我忘了,可能是约翰·休斯顿。

我写出这些记忆点滴,是因为突然间感到自己时间不多,朋友们都已一一去世。新的时代另有新人出现,无论是电影明星、作家、出版商、制片人。我还记得最后一次与泰勒的会约是10年前,他自佛罗里达州西锡岛的退休地来纽约,打电话给我,约我去附近一家中国餐馆用午餐,他只点了一份经济午餐,一碟左宗鸡,一碗白饭与酸辣汤。食后拍拍肚皮,就觉满足。我陪他行路一段去搭巴士,我问他健康状况。当时他已将近90(他比我大6岁),一手扶着我,一手指指他的脑袋说:“我走路可以,就是有些头晕。”不久我就收到讣闻通告。

我对这位知友不解的是,他在生活后期成为同性恋者。我们都知西锡岛是著名同性恋者聚居地。他育有3个儿子,我不了解他后来的性取向变化。在我与他相识期间,他已离婚,与一位男伴同居,3个儿子都在文艺界与商界很有出息。

至于我译的那本功夫书,由于当时同样的中国新书充斥市场,没有畅销,显然也没有替泰勒与书局赚钱。不巧我去BARNES & NOBLE书局闲逛时倒是看到那本红黄色书被放在显著位置,有人翻阅。我赚了一笔丰厚翻译费。今日不禁回想,多年来我在国内出书20余种,没有什么金钱大收获。中国出版商忽视作者,正如50年前的上海一样,出版商与作者订了“合同”,只是形式,迟迟不会付版税。我个人并不急于,只是我已年过九旬,惟恐来不及看到自己的心血酬报,也对不起老伴。不免生疑问,一生写作生涯告终,我的东西到底值钱吗?

幸熙先生那里探听到一些周先生受罪的情形。在周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,我写了一篇《京剧与上海》。其中谈到周先生的演剧精神,大致为:争取民众,体贴现实,强化综合,倡导“整体的戏剧”。他给予观众充满正义感和忧患感的审美激动,唤起民众共鸣之强烈,在京剧界是无与伦比的。

我在80岁那年完成了集体项目《中国京剧百科全书》的编纂工作,历时15年,总算为京剧做了点实事。追本溯源,是同少年时代看周先生表演、培养起对京剧的兴趣分不开的。兴趣的力量,潜在而又顽强,影响着我对事业的选择、对京剧的挚爱。

小云父子与周老的渊源,请看明“麒艺”流芳 日本栏。

小云父子与周老的渊源,请看明“麒艺”流芳 日本栏。

小云父子与周老的渊源,请看明“麒艺”流芳 日本栏。

写作到底值钱吗

(美)董鼎山

我的一篇“天下真小”的文章就是那时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(后来当作三联书店新书代序),记述朋友之间的巧遇。在泰勒纽约另一个宴会中,我遇见了《纽约时报》记者沙列文与他的夫人玛丽,恰好他们准备去上海采访,询问他们曾于战后相识的老友冯亦代。当时,另一客人是《西行漫记》作者斯诺夫人洛伊斯·惠勒。她刚出版了《我热爱中国》,译者是黄乐山。就这样我们共同呼出一声“天下真小!”除了洛伊斯之外,我当时的朋友们都已去世,我自己亦已90高龄。

泰勒乃是我的知友,我们此后经常相聚(他如我一样地爱上中国餐馆),谈论大战胜利后的上海,以及他与宋庆龄的友情。他知道宋庆龄喜爱一种特殊的美国饼干,常常请我托人带去。他对40年代上海的思念,也和我一样。我是一个影迷,某次在他寓所见到一张他与影星玛莲玲·梦露和克拉克·盖博在摄影场的合影,惊喜不已,不想他竟是盖博与梦露联合主演的《THE MISFITS》的制片人。编剧是梦露当时丈夫亚瑟·米勒。导演我忘了,可能是约翰·休斯顿。

我写出这些记忆点滴,是因为突然间感到自己时间不多,朋友们都已一一去世。新的时代另有新人出现,无论是电影明星、作家、出版商、制片人。我还记得最后一次与泰勒的会约是10年前,他自佛罗里达州西锡岛的退休地来纽约,打电话给我,约我去附近一家中国餐馆用午餐,他只点了一份经济午餐,一碟左宗鸡,一碗白饭与酸辣汤。食后拍拍肚皮,就觉满足。我陪他行路一段去搭巴士,我问他健康状况。当时他已将近90(他比我大6岁),一手扶着我,一手指指他的脑袋说:“我走路可以,就是有些头晕。”不久我就收到讣闻通告。

我对这位知友不解的是,他在生活后期成为同性恋者。我们都知西锡岛是著名同性恋者聚居地。他育有3个儿子,我不了解他后来的性取向变化。在我与他相识期间,他已离婚,与一位男伴同居,3个儿子都在文艺界与商界很有出息。

至于我译的那本功夫书,由于当时同样的中国新书充斥市场,没有畅销,显然也没有替泰勒与书局赚钱。不巧我去BARNES & NOBLE书局闲逛时倒是看到那本红黄色书被放在显著位置,有人翻阅。我赚了一笔丰厚翻译费。今日不禁回想,多年来我在国内出书20余种,没有什么金钱大收获。中国出版商忽视作者,正如50年前的上海一样,出版商与作者订了“合同”,只是形式,迟迟不会付版税。我个人并不急于,只是我已年过九旬,惟恐来不及看到自己的心血酬报,也对不起老伴。不免生疑问,一生写作生涯告终,我的东西到底值钱吗?

幸熙先生那里探听到一些周先生受罪的情形。在周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,我写了一篇《京剧与上海》。其中谈到周先生的演剧精神,大致为:争取民众,体贴现实,强化综合,倡导“整体的戏剧”。他给予观众充满正义感和忧患感的审美激动,唤起民众共鸣之强烈,在京剧界是无与伦比的。

我在80岁那年完成了集体项目《中国京剧百科全书》的编纂工作,历时15年,总算为京剧做了点实事。追本溯源,是同少年时代看周先生表演、培养起对京剧的兴趣分不开的。兴趣的力量,潜在而又顽强,影响着我对事业的选择、对京剧的挚爱。

小云父子与周老的渊源,请看明“麒艺”流芳 日本栏。

小云父子与周老的渊源,请看明“麒艺”流芳 日本栏。

海浪美如花

李伦新

上海这地方,曾经是一片汪洋,是大自然神奇的手,使之逐渐淤积成新的滩涂陆地,所以有上海滩之称,而且面积可谓与时俱增,至今还在“长大”。

先民们来到海滩以捕捞谋生,随滩涂湿地渐长而跟着东进,捕捞者们早晨会相互招呼:“上海啰!”到了海滩边,推船下水时又会招呼:“下海啰!”因而有了上海村、下海村两个地名,据史载上海村在十六铺附近,至今还有一座下海庙呢……

考古工作者在青浦崧泽遗址发现了“上海第一人”的头盖骨,专家认为,这位就是上海人的老祖宗,年龄在25到30岁,当时已经算是长寿了。而在松江广富林遗址,只发现了一些来自北方的人的遗物,如生活用品、生产用具,至今还未发现墓葬。由此可见,上海人的老祖宗从一开始就都是移民。上海文化起源,无论马家浜文化或崧泽文化,都具有移民文化特质。

徐光启是上海人杰出的先贤,他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成中文的《几何原本》前六卷,1607年出版引起巨大反响,他的为“国家富强,使天下黎民过上丰衣食,绝饥寒”的生活的理想,和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表明,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杰出人物……

1840年开埠以来,上海在中国文化中,作为一个地域文化迅速崛起,在全国领风气之先,其